

年光浸旧巷



我家小区新变化

武昌的冬，总是潮润润的暖。千家街的巷子，便在这暖意里一节节延着。梧桐的枝丫横斜过来，又蔓过去，把新旧房子连成串起来的藕节，气脉是不断的。腊月的风里，炉火气淡了，腊味的咸香便浓起来，沉甸甸地坠在空气里。变化，就在这醇厚的香里，探出了头。

最先醒的，是巷口那面斑驳的老墙。忽一日，来了拎颜料桶的师傅，一笔一笔地描。不过几天，灰墙便活了：这边是黄鹤楼的飞檐，淡石色勾的瓦，日光一照，仿佛真有光在流淌；那边是户部巷的热干面，芝麻酱浓得要滴下来似的。墙头题着贺岁的行楷，笔意里竟带着汉绣的娟秀气。

我每日从墙下过，看颜色从线稿到丰润。隔壁的李老先生，

拄着拐来看，摸着下巴：“这用色，不俗。”两人蹲在墙根下聊，聊的是荆楚旧艺、过年古礼，声音低低的，也成了墙上风景的一部分。

墙新了，巷里的灯也跟着醒了。从前的灯，光是昏黄昏黄的。新换的灯，杆是仿竹节的翠绿，顶上是朵半开的瓷白荷花。天一擦黑，暖白的光便均匀地洒在青石板上，连枯草的穗子都照出了茸边。家里小外孙拽着外婆往灯下跑：“奶奶你看，莲花宝座！”外婆笑拍他的头：“这是照路的，可不是拜的。”话虽如此，第二日却寻了红绸，在灯杆上系了个蝴蝶结。这一系，便开了闸。不过几日，每根“竹节”都飘起了红——中国结、小灯笼，打扮得像待嫁的新娘，羞怯里透着喜气。

待小广场变了样，年味儿便真正落了地，蓬蓬勃勃。荒地平整了，铺了青灰新砖，安了石桌石凳。几方大石刻着“家和万事

兴”，笔力沉甸甸的，是巷里老先生们的手笔，看着心里便踏实。离年关还有十余日，这里已是最热闹处。清晨，老太太们搓着麻将，话珠子似的滚着；午后，孩子们在新地砖上追跑笑闹；李老先生在石桌上写春联，墨汁落在红纸上“滋”地一声，像春霖渗进土里。我也求了一副。“千家灯火迎新春，万里长江送旧岁”，横批“马到成功”。接过对子，红纸粗纹衬着乌亮未干的字，摸上去，是温厚而充满期许的暖。

落了场小雪，细碎地洗过新墙、新灯、新广场。墙上的梅，雪一衬更精神了；灯杆的红绸，吸了水汽沉沉垂着，如姑娘鬓边润湿的发丝。夜来，荷花灯亮起。微光里，未尽雨丝斜斜划过，像撒了把碎银。广场上，孩子们拿着自制的小灯笼，跟着光奔跑，画着金晃晃的暖晕。笑声脆生生的，追着脚步往前飘；大人们立在一旁，脸上映着灯笼里透出的、一跳一跳的光，笑是温存的。老的少的，都给这光晕染得柔和了。我立在阳台，望着千家街。新墙是夜的剪影，荷花灯是悬着的光明。笑语裹着江边湿漉漉的水汽，将巷子严严实实包裹，酿成一瓮名叫“年”的浓酒。

其实变了什么呢？不过是墙新了，灯亮了，一处空地整洁了。可就是这些许变化，像白粥里撒的一撮盐，忽然间滋味便活了，有了魂魄。巷里人的日子，原如江水平地流，如今被这点滴的“新”一点缀，便似老梧桐爆出茸茸芽苞，颤巍巍的，透着不管不顾要向春光里去的、生生的劲儿。

丙午年真的到了。千家街的红灯笼，已然一盏盏亮起，在夜风里稳稳地摇着，静静等着，为每个归人照见那条通往烟火深处的、回家的路。

作者：朱利竹(61岁)

武昌区首义路街道千家街社区



《夜游武昌城》

作者：向昊(77岁)

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第二社区



△

《玉兰花开》

作者：吴永寿(65岁)

汉阳区龙阳街道汉城社区

△

《龙马精神》

作者：李汉鑫(77岁)

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第五社区